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wide river or valley with a large dam structure in the distance. Several people are shown in traditional boats on the water. The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blues and greens for the landscape, and a warm, golden-yellow light emanates from the center of the river, suggesting a sunrise or sunset.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political or documentary art.

賀龍
·
賀英
·
洪湖

——
重訪湖北

(新西蘭) 路易·艾黎著
秋瑩譯，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

賀龍·賀英·洪湖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新西蘭) 路易·艾黎著

賀龍·賀英·洪湖

(新西蘭)
路易·艾黎著

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北角渣華街19號A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船街38號

書號 165 開本 1/32 頁數 102 圖片 16頁

一九七七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港幣四元

目錄

在三十年前	一
洪湖呵！英雄的名字	七
沙市今昔	一五
老根據地巴東	一九
賀龍姊弟在恩施	二三
「接龍來鳳」	二八
七里坪	三二
難忘的歲月	三四
紅安巨變	四〇
在秩收起義第一槍的地方	四三
紅軍老戰士	四七
再見，紅安	五二

賀龍暢談洪湖水泊……………五七

附錄：

在延安訪賀龍……………尼姆·韋爾斯 七七

在三十年前

由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國的若干省份裏旅行，爲「中國內地在大躍進」一書的寫作收集資料，之後，我又分別於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到江西以及湖南南部去旅行。一九六三年，我感到我還沒有記述過湖北的大躍進，加之湖北的革命歷史在現在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因此，我動身到湖北去，以便寫作這本書。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間，我在湖北協助修理堤防系統，那時候，我收養了一個從水災地區跑到武漢來的難童。他曾經在洪湖地區跟過紅軍。從這位難童那裏，加上在湖北工作的過程中，我學了一些湖北話，並熟悉了當地民衆的一些風俗習慣。

不去考察湖北進行過的革命鬥爭，要研究湖北是不可能的。爲了爭取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人們將會從湖北過去的事件中學到許多東西。

大革命時期，毛主席長時期在湖北和湖南工作。在這場大事變發生以前的歲月裏，他在黃鶴樓故址所在的山邊的茶館裏，同初期的進步分子圍桌共話。他們分析了一九一一年辛亥

革命時當地所發生的事件，他們也分析了當時在武漢所發生的事件。其後，北伐進軍開始後的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就準備在武漢黨校講學了。當時，洪湖地區的軍隊是由賀龍領導的。三十年代的湖北，有如一個大畫幅一樣，展示出一系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的事件來。

有過一個時期，湖北七十一個縣中有五十三個建立了革命武裝，他們全部或局部地控制了各縣的農村。其中有三十三個縣駐有紅軍，計鄂東北有軍隊五萬人，鄂東南有三萬人，此外鄂中地區還有二萬人。

爲錯誤路線付出的代價是重大的。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三二年一個美國外交官在漢口對我說，他認爲白軍守不住漢口。他絕望地說：「那裏守得住呢？賀龍的姊姊賀英率領的軍隊，就在上游離這裏只有幾哩的一個地方。」當時，漢口的國民黨駐軍司令向我發號施令，要我把四十萬水災災民弄到漢口市範圍以外去。他還咆哮着說：「全部共產黨都要走，否則我就用機關槍對待他們！」反動派被革命形勢嚇破了胆了。

緊接着蔣介石之後背叛革命的是陳獨秀和汪精衛。陳獨秀和汪精衛兩人於一九二七年年中到上海去，其後又回到武漢來。接着，汪精衛就咒罵起當時洶湧澎湃的革命力量來了。陳獨秀則竭盡全力去解散工人和農民武裝力量。土地改革被終止了。

往後的事件表明，毛主席是一貫正確的。其重要性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了。正是毛主席

席，他英明地把錯誤的政策所引致的失敗轉變為勝利。

人們想望中的湖北正在迅速地成為現實。水電站供應的廉價電力，將使境內的山區得到改造，那裏的資源將得到開發。新建的工業將有合理的佈局，而原有的工業基地將變得更加強大。湖北人的將來的確是光輝燦爛的——我隔了三十多年才重來探訪他們。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大水災的時候，我住在武漢，抗日戰爭初期，我又在武漢居住過，自從那時候以來，我曾經好多次路過武漢。一九六三年秋天，我有意在長江中游的湖北段待到寒冷季節的來臨，因此我又到達了武漢。

我每一次走過大橋，都把大橋看作是對所有那些死難的革命者的絕好紀念，在三十年代，從漢口海關大樓射出去的子彈，殺害了許多革命者。我就親眼看到過一些蒙難的革命者的屍體。

同時，信心滲透了新武漢。這裏的每一個人，對前途的展望顯得很有信心，甚至是推着膠輪運貨車走過長江大橋的小伙子也是如此。

當我訪問為全國的現代化工業製造設備的武漢重型機床廠的時候，我對武漢民衆的信心體會得很深刻。一天下午，我到這個工廠去訪問，翌日顯然是工人的休息日子，因此，他們把車間和工具整理好以後，就提早一小時下班了。這個佔地五萬平方公尺的工廠，擁有六千

五百名工人。工廠建築物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在五十年後期，我路過武漢，見到這個工廠還在施工興建中，可是現在，工廠的四周已遍植綠樹，整個工廠看來好像是開工生產好一段時期了。工廠裏的朋友自豪地領着我參觀了他們的產品——大型鉋床、牛頭鉋床，等等。工人們沒有一絲一毫的疲勞之態。我看到許多組工人在興致勃勃地討論問題。這是一個行動中的社會主義工廠。

武漢的東湖，是市民在天氣炎熱時遊息的去處，可是，當我們抵達武漢的時候，學校的暑假已經結束，並且天氣也開始涼快起來，因此東湖顯得比較恬靜。東湖的屈原雕像和蓋上了天藍色瓦頂的亭台樓閣，在湖水和夾道垂柳的襯托下，顯得美麗可愛。在東湖的周圍，還有許多特別吸引人的地方，例如：九位太平天國婦女領袖的紀念館、游泳場和博物館。

博物館是由那位不屈不撓的老戰士董必武副主席題字的。董老是湖北人。在抵達武漢頭一晚的宴會上，我就想起，有多少湖北、湖南兒女走向革命的前列，在艱苦鬥爭的年月裏經歷了鍛煉，從而使他們達到革命的勝利啊。許許多多的革命工作者都懷着自豪的心情說他自己原來是董老的學生。董老曾經相當長時期擔任過武漢一所著名學校的校長職務，而在一九二七年，他是湖北革命政府的領導人。

到中國來參觀的西方人士，如果到東北去，他們通常都去參觀鞍山鋼鐵聯合企業。而現

在，他們到湖北來，在武漢停留，參觀了武昌大堤後，就總去看看一九五五年投入生產的武漢鋼鐵廠的一部分廠房。從東湖望過去，如果能夠數得到九座而不是現有六座成排高大的煙窗的話，那就表示九座高大的煉鋼爐全都投入生產了，這樣，全廠的鋼產量就可以達到年產三百萬噸的計劃指標了。目前，武漢鋼鐵廠有工人七萬名，連同他們的家屬計算在內，總數達二十七萬人（譯者按：作者是一九六三年秋天到湖北去收集資料寫作本書的，因此，文中列舉的數字都是一九六三年的，以後的均同此）。

參觀武漢鋼鐵廠時，引領着我們參觀的廠方朋友問我們：「你們知道這具軋鋼機值多少錢嗎？」那是從蘇聯進口的一個龐然大物，用於軋製鋼錠，現在擺在那裏沒有使用，因為目前需要的是另外的不同型號的軋鋼機。當他告訴我們花了三十萬元買來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吃驚。這使我們急於曉得現在中國製造的軋鋼機的成本究竟是多少。那位朋友簡潔地回答：「一萬元。」他又說：「合同訂明由蘇聯派出技術專家安裝機器，到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為止，我們廠一共有四十五名蘇聯技術專家。我們會經盡力使他們的生活過得稱心如意，可是後來他們突然奉令撤走了。你們看到那部機器沒有？」他指着那具吊運鋼條的機器說：「合同訂明，被派前來協助安裝這部機器的一位專家，要就這部機器的使用授課二十次。實際上，他只講了一次課，並且講得雜亂無章，誰也聽不懂。接着他就帶了全部設計圖走了，

因此我們只得自己教會自己安裝和操作的方法。應該說明，這個專家的情況是一個例外。大部分蘇聯專家是努力工作，同工人們相處得也好，他們奉命離去時，有的哭了起來。我們的工人一路陪送他們到北京。他們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盡力照顧他們。我記起有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他們來的時候，只帶了幾個小手提包，但兩年以後離開這裏時，他們儲積起來的箱子和皮包，却需要一部卡車才能搬得動。但這是小事情，真的是小事情。我們是樂意給他們提供需要的東西的。」

蘇聯撕毀合同，結果使中國發揚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使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下決心去迎接挑戰。許多革新發明作出來了。利用焦炭爐的廢氣製作肥料以及其他的許多事例，都具有重大的意義。武漢鋼鐵廠改變產品品種，以便向農村提供所需的鋼鐵製品，又是另外一個實例。

武漢鋼鐵廠佔地將近十五平方公里。職工居住條件良好，上下班交通設備周全。這裏有十八所小學，四所中學，四所技術學校和一所相當於大學水平的鋼鐵學院。這裏醫療設備充足。

洪湖呵！英雄的名字

一天傍晚，我們乘船到洪湖去。

我們乘的船從長江大橋下駛過，只見橋上的燈火，明亮地倒映在水中。這時，我想起了唐代詩人李白在第八世紀初寫的一首詩，他寫的鸚鵡洲，可能就是今天漢陽的所在地了。詩如下：「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今天，人們對於這座給無數人提供了方便，並把鸚鵡洲同漢口以及武昌連結起來的大橋之美，可以寫出很多的詩篇來。在人類爲之自豪的世界大建築物中，長江大橋是佔有一席位的。

不久，我們就接近洪湖市了。

三十一年前，當我乘搭一艘英國內河航輪來到洪湖的時候，這地方名叫「新堤」。那時候是冬天，我們沿着沙灘走了好一段路，才到達洪湖市，那時候它是國民黨軍的一個駐防

市。國民黨軍隊每天幹的主要事情，除了抽鴉片煙外，就是掠奪農民了。一九五一年，「麻堤」改名爲「洪湖」，這是因爲這裏有一個大湖名叫洪湖，而洪湖地區又一度是鄂西人民革命運動的中心。當船靠岸的時候，我們受到洪湖新生一代以及當地領導人的歡迎。

一天下午，我躺在洪湖旅舍的床上休息，這時，我的收音機播出消息，給賀龍在北京正忙於選拔運動員參加定期舉行的新興力量運動會的工作。正是賀龍的名字和洪湖的名字，在三十年代初期，曾使武漢的富豪和權貴嚇破了胆。我抵達他的老根據地時所看到的朝氣勃勃的生活，要也是讓賀龍完全看到了，他會是很高興的了。洪湖地區有着一個非凡的革命紀錄。這裏的人民在革命戰爭的年月裏，在同一九五四年的水災作鬥爭，以及在制服爲患大部分居民的血吸蟲病的過程中，曾經經歷了長期而激烈的鬥爭。今天是穀物、棉花和油料作物收成特別好的一年。

洪湖地區土地平坦，面積二千三百二十平方公里，其中湖水和河道一共佔了一千六百一十平方公里土地。這裏的人口大約五十萬人。其中有四十一萬人務農，二萬人以捕魚爲生，剩下來的就是工人了。整個地區有六十二個公社和三個國營農場。一九五七年，這裏一共生產了二億一千七百斤穀子，一九六二年，稻穀產量躍增至三億斤，而今年將可超過三億三千萬斤。一九六二年生產了二萬九千担棉花。今年的棉花總產量將在五萬八千担以上。一九五

七年的魚獲量是二百九十萬斤，一九六二年多四百八十萬斤，而今年的魚獲量在六百五十萬斤以上。

洪湖已經建立起了各種工廠和手工業合作社來了，而在以前，這裏是沒有工業的。一九五七年以前，洪湖沒有拖拉機，而現在則擁有拖拉機一百一十標準台，可耕二十八萬七千畝田地。以前辦不到的，公社辦到了，在水利工程的興修上尤其是這樣。

洪湖公社化的過程，同全國其他地方的情形大致相仿：一九四九年解放，一九五二年進行土地改革，同年組織互助組，一九五六年組織農業生產高級合作社，接着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公社，由於有了開初幾年的辦社經驗，現在公社是鞏固起來了。

公社化以前，連續降下五十毫米的雨量，洪湖就要鬧水災了，而現在，一口氣降下二百毫米的雨量，也無水災之虞。以前，二十天沒下雨就被認作是旱災了，而在今年一個最重要的季節中，有五十天沒有下過雨，但作物却獲得豐收。現在，洪湖擁有天旱保收田七十五萬畝以上。一九五七年以前，全縣只有兩部電動抽水機，而現在則擁有五百二十部，共計一萬匹馬力。與此同時，各地公社充分地利用拖拉機，他們發展小型工業，並開辦學校。

在舊新堤，洪湖周圍的堤防只有四座水閘，很小，不夠應用。現在已建起三十六座現代化的大水閘來了。

洪湖有甚麼問題嗎？問題當然有許多，既有小的，也有大的。縣委書記笑着說：「例如，如果我們能在小艇上安裝一部合適的機器，幫助採挖湖底裏那大量的蓮藕，那末，這種菜蔬的收成量就更大了。」影響整個長江流域的水災問題，也影响着洪湖，人們經常要估計到大水災的可能發生，並提早採取抗洪措施。洪湖的人民是不營造經久性的房子的，因為他們曉得，如果建造這樣的房子，那末，在同一九五四年規模相仿的水災中，這樣的房子可能被沖走。但是，現在他們每一家人起碼擁有兩條堅固的船，並有許多儲物的衣箱。

實際上，觀察力敏銳的參觀者來到洪湖這樣的地方，他們是不去着重着這裏的住屋的，他們着重注意的是人們強壯的體格和煥發的眼神。洪湖人是田野、湖泊和河溝的兒女，他們一年到頭大部分時間過的是戶外生活。他們是依然在闊步前進中的革命人民，他們對於敵人挖空心思地大吹的安逸舒適的生活，是無所動於心。我不會忘記抵達洪湖那天早上在碼頭看到的那羣年青人，也不會忘懷當時的感受，那就是：革命依然和我們同在。

在中國近年來攝製的激動人心的影片中，「洪湖赤衛隊」是最優秀的影片之一。我曾經看了兩次，來到洪湖後又看了一次。我猜想當時在場的觀眾一定也看了幾次，但他們還是聚精會神地在看。片中的女主人公（譯者按：名叫韓英）就是繼承了賀龍的英勇的姊姊賀英的革命傳統的。

洪湖輸出大量的豬肉和鮮魚到各地去。這裏出售的蛋品和野鴨，或許是全國價錢最廉宜的了。苦於蔬菜供應不足的莫斯科的家庭主婦們，如果看到了洪湖市場上蔬菜品種之豐富及其價格之廉宜，她們將會大吃一驚的。洪湖人民現在吃得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好。

「洪湖的湖面海拔二十二公尺。我們居住的地方海拔二十四公尺。洪湖地區最高的地面海拔二十七公尺。」這是洪湖區負責人說的一段話。我們是乘汽艇從洪湖市到這裏來的。環繞洪湖的湖濱陸地共三十公里長，住着三千三百五十戶人家，分成四個公社。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捕魚，但他們種植莊稼也同樣成功。

我請該區負責人談談他對於公社的優越性的意見，因為有了五年多的實際經驗，我認為他一定知道得很多。對於我竟然問起這麼顯而易見的事情來，他感到驚奇，他回答說：「唔，公社的優越性可多啦。有了公社，我們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在一起工作，我們與湖爭地，已經奪回了八千畝肥沃的土地。我們已經建起了許多魚苗繁殖池，並把魚苗輸送到全國各地和外國去。單就這一項，就可以每年增加收入八百萬元。舉辦這樣的事業，只有通過一個大規模的組織才能進行。我們現在已能夠籌到資金去買上好的尼龍網給漁民使用。接着，我們又合力培高了湖堤，並建起了新的水閘來。我們有錢買來了柴油發動機，你看，在這天旱的日子裏，它正在把水抽到田上去。」

他繼續說：「這裏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都在提高。在過去吃苦的日子裏，許多漁民除了一條破舊滲水的小船，就一無所有了。現在，我們的造船廠沒有一刻閒暇的工夫。船更加好了，此外，每戶人還在岸上建了一座房子。許多人有了收音機和單車。這裏的每一位家長都知道，他的孩子有書可讀，而可怕的吸血虫病已經被控制了。……這就是公社給我們帶來的幾件東西。」

我們的汽艇循着其中一個大水閘進入洪湖。一路上，就像沿着運河航行一樣，兩邊長滿了葦和野生稻穀。接着，我們來到了一個水天相接的開闊的地方。這就是洪湖本身了。

洪湖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成立於一九二六年。其後不久，農會和工會也在洪湖建立起來了，可是，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背叛革命我，夏斗寅、何鍵、楊森等國民黨將領就開始通開屠殺來力圖阻止進步運動的發展了。同年，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會議，決定組織湘鄂邊前敵委員會。南昌起義後到了上海去的賀龍，被派溯江而上參加領導工作。後來，賀龍在他鄉湖南桑植建立了根據地，而他的戰友周逸羣則到了湖北地區去。這時候，大革命地區和武漢許多年青一輩的革命領導人，都到了鄂西去。

周逸羣在許多方面都遵循着毛主席已經成功地付諸實施的思想指導。在這方面，值得簡略地敘述一下那些已被證明卓著成效的毛主席的政策是怎麼樣的。這些政策是：依靠貧農和